

一粒种子(外二章)

□孔庆艳

我是一粒种子,长在北方的泥土里,据说祖父就生活在这里,这里可以算得上是我的祖籍了。

我对祖父的全部印象都停留在父亲的描述里。那描述还是在临终前说的,多少有些语无伦次。

它知道它老了,时日不多,才把家族的信息透露给我。好像我是一个不靠谱的人,没有接班人了,才不得已把家传的钥匙交到我手里。

我迷茫,不知道这样的重担,我的肩膀能不能扛得起来。

一粒种子的轨迹,从发芽开始。

我努力吸收水分,阳光。我要不辱使命,为了家族的命运能够延续下去。

把自己的根扎得很深,我听说过树大根深,先把根扎得深一些,总是没错的。

在这里,我是一个初学者,学习一粒种子如何成长。

结果实,就像一个女人必须成为母亲。它也是我的最终目标。赶上雨季,我的花被雨水打湿了,我的果实结得不多,有点失落,一个没有能力保护孩子的母亲,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无能。

如果可以,我愿意把我的身体交给风,任由它吹,我都不动。如果可以,我愿意被雨淋,只要能保护花的蕊。

当我把一颗颗硕大的果实,捧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也要像祖父对父亲,父亲对我一样,找一个可靠的孩子,把家族的秘密,用含糊的语言讲给它。

鱼儿的爱情

我还是一尾小鱼的时候,总在偷听大人的秘密。躲起来,把小尾巴收紧,不敢吐泡泡,怕被人发现。

路遇风铃草

□岳立新

七月,是百花与烈日争艳的季节,走到野外或高或低或大或小的山,随处可见一个个花团锦簇的世界,在烈日下倔强的扬起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头。特别想在清风拂面的清晨去拥抱下大自然中灿烂的花海,于是起了个大早,我沿着一条蜿蜒的山路跑步。跑到半山腰,突然,我被前面岩缝里一团美丽的花吸引了,不由得停下脚步观赏。

周边全是山石,只有这一簇小生命,翠绿的叶子托举出一朵朵艳紫色的花儿,她的根只是扎在缝隙一点浅浅的泥土里。我数了数,一共17朵,朵朵都由5个争相绽放的花瓣组成,缤纷如17只穿着紫色花衣的蝴蝶。正是朝阳点金,甘露滴晶之时,簇簇朵朵,闪闪烁烁,其娇艳妩媚,难以比拟。在坚硬山石的包围中,她们相互簇拥着,在晨风中默默地绽放,很是坦然。

这种坦然的惊艳让人感动。我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花,她叫什么名字呢?这时,正好一位健硕的长者走过来,我连忙向老者打听,老者哈哈一笑,没有停下脚步,只给我丢下一个美丽的名字:风铃草。

呵,是谁给她起了这么一个美丽的名字,多么形象贴切!老者这么一说,我就越觉得她们真的如同悬挂在山石间的一串风铃,风铃口朝着刚刚升起的朝阳,秀美俊逸的长在晨风中。后来我向朋友讲起这种花和她美丽的名字,大家也都是大大赞叹一番。

总觉得只有那山上乱石间才能与那样坦然的生灵相配。但在一个同样的早晨,也是一次晨跑,我却在小区路边的绿化带里也发现了一簇这样艳紫的花。停下来仔细一看,这不就是我在山上看到的那种风铃草吗?再往周围一看,这样的风铃草花簇竟不下十多团!一下子我被一种莫名的思想所缠绕,再也无心跑步,陷入了久久的沉思。平时我也经常在小区的这条路上跑步,怎么就没发现也有这么多的风铃草呢?

我慢慢地走,默默地想,这也许是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吧!当你还没有唤起发现意识的时候,对许多美丽的东西是视而不见的,而一旦有了某种发现,就对这种发现特别敏感,原来许多不经意的东西就会通通跳到你的眼前。记得一位艺术家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让我们睁大眼睛努力发现吧,生活中的“风铃草”,在我们周围到处都在盛开啊!

行走与发现

多年以后,我经常想起过去的一幕场景,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回放……

一团团牛群和马群溅起的烟尘刚刚散去,街口又响起了清脆的哨子声,一个小黑小子嘴里叼着哨子,腮帮子鼓起老高。

三通哨声之后,他高高举起哗楞棒子,扯开嗓子迎风高喊:“松猪啦,松猪啦!”——听到这声音的妇女们急忙放下手里的活计,奔向猪圈门子。

圈里的猪一股脑地冲了出来,一会儿功夫,刚刚静下来的中心大街又沸腾起来。

村西头是一个天然的大水塘,猪群跟牛群、马群一样,趟过水塘才能达到放场。

猪群进入水塘,父亲一边辨别叮嘱的人群,一边挑起扁担,沿着水塘边跟在猪群后面。

村西北也有一个水塘,比村西头的要大得多,我们习惯叫它“北大坑”,春夏秋三季有水,冬季有冰;莫力庙水库的灌渠由南向北穿过村西的查干潭尔预备库,一个闸门的自然渠弯弯曲曲地通向村西的一片片稻田,猪放场就在这条自然渠和北大坑之间的草地上。

父亲几年前做过开膛大手术,不能干重活,生产队安排他放猪。父亲大病初愈,不能跑动,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猪倌儿。

春草发芽的四月,天气乍暖还寒,猪在这个季节主要吃野菜,苦麻菜、婆婆丁、苍耳、红根儿等。

天气热了,父亲就用一根短木棍横向绑在电话线杆上,把长衫挂在木棍上,坐在阴凉下抽烟。

淘气的猪走远了,父亲就大声吆喝,猪根本不理他,反倒好像是在吆喝我,于是我便跨上长长的柳树条子,抖搂着哗楞棒子冲过去。

跳跳的那尾鱼爱上了叫小美的鱼。

果然躲起来,看得见更多,听得更多。

我不敢把听到的话告诉奶奶,我怕因为我的告密,拆散了一段爱情。

在一条小鱼的心里,爱情是美好的,哪怕有一天起风了,浪来了,也要陪伴在它的身边。

我听奶奶讲过渔夫的故事。

有一天,真的有一个戴着大草帽的人,撒了一张网。我跟小美它们一起被困住了。跳跳怎么舍得小美呢,它有逃走的机会,可它放弃了。

幸运的是,一个女人相中了小美、跳跳和我。

我们被养在了一个玻璃缸里。里面有水草,彩色的小石子。

如果我们继续呆在水里,可能也会过完鱼的一生,虽然短暂,毕竟还有活着的希望。

小美想在镜子里看一看自己。

它用尽全力做了一个跳跃的动作。

它在镜子里看到了美丽的自己,可惜只有一次机会。跳跳随着小美跳出鱼缸的瞬间,跟着也做了一次跳跳的动作。

爱情最终的样子停留在了镜子里。

这一刻我停止了游动,我是一个目击者更是旁观者。我吓得不敢吐泡泡,好像当初不敢把那个消息告诉奶奶。

能致命的正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一座山与一个人的命运如此相似

不知是哪一年,一座山流落到此。正好一个人在相同

的时间里,选择远走。

山,从低到高。人,从小到大。等你走到山顶,人已到中年。

一条河流在山间流淌,发出的响声是一个人的呐喊或呼救。

我从一条河流走过,我从你的生命走过。

大山像一勇士,铤而走险的年轻人。

大山庄严,像一个父亲。一个父亲为孩子遮风挡雨。山路崎岖。父亲说一个人的一生怎么能没有风浪。

崎岖,峻险。都是对一个登山者的考验。好像学生,总要经历老师的问卷。

你选择了阳光,它就会带给你温暖。你选择了黑夜,它只能带给你孤独。

我在一座山顶感受高处不胜寒,也在路上享受草香花香。

我把自己当成大山,做一个好父亲,让一条河流替大山探路,让一个孩子成长,操繁山的命运跟人的命运。

不辜负时光和你的期望。

散文诗

不辜负时光和你的期望。



西辽河
辛灵 摄

绿树丛的香气

□李景宽

我居住的小区绿化好,楼下单元门的两旁便有绿树丛,修剪得整整齐齐。隔着一条道,便是健身房,其四周由绿树丛围着,绿树丛内还有许多高大的花树。春天一到,花树还没有吐绿,粉红的花却在枝条上挤挤插插地绽开了,远远看去,像一片落霞。

春夏两季,绿树从枝叶复苏,还长出了新枝绿叶,让整齐的树丛变得不规则了,但绿色的生命却给人蓬勃勃勃顽强向上的感觉,这何尝不是一种美。

前几天,小区物业请来了园林修剪工,又把树丛修剪得整整齐齐。我下楼遛弯,走在树丛甬道里,便闻到刚修剪后的树丛散发出浓郁的草叶香气,这是我很少能闻到的气息。我不禁停住了脚步,仔仔细细地查看被修剪的嫩枝嫩叶,用手轻轻地触摸被剪之处,似有浆液沾在手上,把手指放在鼻下嗅嗅,这才知道,这是由新发芽的枝叶被剪后渗出来的浆,构成了草叶的清香气味。这味道沁入心脾,只有到夏日的大草原上才能闻到。我索性在这绿色的甬

道上来回踱步,深深地吮吸这难得的草叶香气。上午的阳光灼人,不可久留,穿过健身房的绿树丛,坐在欧式长廊的横木上,仍然能闻到那草叶的香气。清风徐来,凉爽宜人。闭上眼睛,轻轻地抽动鼻翼,品味着草叶的香气。

又过了几天,我再从绿树丛经过时,便闻不到草叶的香气了。显然,被修剪的新枝叶伤口已愈合了,不再有浆溢出了。是否已结痂了呢?我又仔仔细细地观察,还伸手摸摸被修剪的断枝断叶,没有看到结痂,手上很干爽。

有生命的植物,流出的浆汁便是维持它生命的血液,只不过这血液是绿色的罢了。凡是在夏季疯长的植物,它的绿色血液便十分充足。树有再生的能力,哪怕你把树冠全部剪掉,第二年便从上端又发出了新枝来。几年的工夫,一个伞形的新树冠又再生了。

我傻傻地想,倘若我是园林修剪工,我能够对蓬勃勃勃的树丛下得手去剪枝吗?我会听到那树丛发出轻微的呻吟声……

放猪娃

□王玉全

老艾奶奶家一口老母猪,一窝总能产十几个猪崽子,这头猪是我的重点看管对象,每到放场一个多点的功夫,它就带领着一群小猪崽子溜圈,一旦超出我追赶的距离,它便加快速度,两排大奶子几乎要挨着地了,在跑动中左右大幅度摇摆;它偶尔跑水路,偶尔跑旱路,一路越沟过岗,穿越树林;我手中的哗楞棒子一直在响,两条小腿一直在奔跑,胯下的柳树条子摩擦着草和地面发出嗖嗖的响声。

当我满头大汗赶到老艾奶奶家门口的时候,老艾奶奶正在猪槽子边上,母猪和它的孩子们正在低头大口大口地吞食槽子里在泔水缸里浸泡过的苍耳叶子和嫩茎,槽子上的水面上漂浮着零星玉米糠粒。

每到夏季来临,农家园子里的蔬菜成熟了,老艾奶奶就在我追赶她家母猪的时候,把怀里用衣襟兜着的几颗鸡心柿塞给我,并当着大家的面夸奖我是个好孩子。

牛吃青草了,牛粪也很薄;猪饥俄忙着找食物的时候,我会很无聊,就四处留意牛粪,趁屎壳郎还没来得及滚走,我就把它们反过来,让接触草和碱土地的那面朝上,有时树也去北大坑北面的树林里,捡拾地上被风摇断的干树枝,时间久了,就攒成小堆;反正这一片儿是我的领地,不会担心我的成果被别人偷走。

圈猪的时候,父亲肩上的担子就重了,有时候是满满两筐晒干的青草牛粪,有时候是满满两筐折成短节的干树枝。有时,父亲的筐里也会装满捡来的牛骨,扁担压着肩膀,一颠一颠随着步伐上下起伏。这样,我家的院子里就比较充实了,这边是牛粪堆,那边是树枝堆,靠近窗台边的是牛骨头堆,每隔十几天就有收破烂的赶着驴车来到我家,据说一车的牛骨能换好几块钱呢。

猪放场旁边的自然渠穿过县道,经过小桥汇入县道北侧的干渠,在河西汇入西辽河。

村班车站点设在小桥的东边,离我的地盘不远。班车每天一个往返,站点路边有三棵高大的杨树,上下车和接站的人们都在树下等候。

父亲有时候忘记带烟口袋,烟瘾犯了,便打发我去站点头点烟蒂。这个站点也成了我的领地,不但能捡到烟蒂、抽烟纸和火柴磷片,也有糖纸和硬纸壳,把硬纸壳带回家,剪成圆形,两边涂上蜡,这可是孩童中的神圣法宝。

九月,春时的猪崽子已经长成小猪,淘气得很,经常成帮结队逃窜到庄稼地,天黑了才肯或三或五地出来;父亲、母亲和哥哥们一个劲地向猪主人道歉,回过回头对我的过错表示绝不饶恕。我仿佛犯了弥天大错,擦抹着鼻涕,红着眼圈,饭也不肯吃,在大人的脚底下草草睡了。

低处(外三首)

□高坚

我首先赞美我自己,母亲留下的坛坛罐罐缸缸瓮瓮,我自己生活时,没有砸碎。我爱的人,你来了,坛坛,我腌制了小咸菜,罐罐,我烤了猪油,缸缸,我汲了酸菜,瓮瓮,盛放丰收的五谷杂粮。我离庙堂之高,还有108级台阶,我怕累,所以不去攀登,我离炊烟最近,所以我呼唤,村庄离我最近,母亲的坟长满青草,刺穿我的梦。有时露珠,离我最近。

丢手绢

用木棍在地上画一个城,没有方圆的规划,里面的街景是童年。邀来的玩伴,有铁蛋,二丫,三愣,四胖,分不清,谁是老鹰,谁是小鸡。道具是,母亲刺绣着打碗碗花的白手绢,天很蓝,水纯净。城里城外,一阵阵无邪的笑声里,无论谁逮住谁,都是一辈子的回忆。

书本外的爱情

炊烟与炊烟相逢,离村庄的距离不远不近,炊烟散去的时候。一个孩子站在废墟的残砖碎瓦上,等待爷爷故事里,一位公主的车队走来。风不大,翻动一片又一片的落叶,一个孩子认真阅读落叶上的,有关公主的只言片语,村庄里妈妈一遍一遍的呼唤。一个孩子用鸡蛋换回一盒蜡笔,在妈妈的账单背后,一遍一遍画公主的样子。那个长不大的公主的车队,在孩子的睡梦里一次一次走过。

脱逃

拴一匹马,在城门口的老榆树上,联系时用别人不知道的暗号,潜伏在,长满茂盛狗尾巴草的羊肠小路,梦话有些早。知道门灯的位置烂熟于心,收藏足音,以及一窗暖暖的灯火。假寐,失眠,梦游,都不是理由,一次次的问候,堆积在隐匿的驿站里。偷偷喊一个名字,裸露在夜里,惊醒一滴露珠,正好落在马的蹄印里。

咖啡之旅

□钟慧筠

沸腾的水热烈地与咖啡融合
开水的白顷刻间被染成梦的颜色

梦境内轻盈的泡沫轻轻拥着
缕缕清香 曼舞

情感的涟漪
交织着期待的目光
在心头荡漾

每一口都是一次陌生之旅
在无尽的感知中 品味
百感交织的人生



有一口猪穿过树林,进入一排土房的院子,经过长距离追赶,它也有些跑不动了,在一间房子墙角等待我哗楞棒子的招呼:十步之内,见头打头,见尾打尾,它是尝过我的绝招的。

房子的门开着,哗楞棒子碰击猪嘴巴子声、落地声和猪的惨叫声在我看来稀松平常,可房子里的人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大人健步冲出来,看看正在晃头转圈的猪,回过回头又看看气势汹汹的我。一群孩子也从房子里探出头来:

“放猪娃,又撞破‘法宝’了吗?”
“捡牛骨头卖的钱你妈给你买糖吃了?”
“黑小子,好好放猪吧,整丢一头你爸说让你当猪呢!”……

七嘴八舌后,跟着一片爽朗的欢笑声。

当天夜里,全家八口人在油灯下开会。“你两个哥哥都在上学,妹妹弟弟们也都小,生产队已经解散5年了,现在是单干,家里没有劳动力,全村人为了照顾咱们家才让咱们放猪的。你要是上学了,没有你的帮衬,你爸这身子骨肯定是放不了的,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母亲一边用纳鞋底的锥子拨动灯芯,一边好像在自言自语,也好像在跟我说话,因为那个“你”字她说得特别轻,特别模糊,我看到了她眼圈的红晕。

父亲一袋接一袋地抽烟,烟袋锅的火星星迎着油灯的火苗子,一闪一闪的,呛人眼睛;妹妹弟弟不知道啥时候睡着了,屋里一片寂静。

我站在炕边一动不动,小黑手抠着炕沿木纹间乌黑的油渍,眼睛顺着烟雾飘向窗外……

